

第一九七二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议程项目 93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权利(续)

1. 科拉丹先生(海地):主席先生,一九七一年在联合国史册上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如果它能够解决占去了其存在大部分时间的难题——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话;这个问题确实很困难和复杂,其解决有赖于本届大会将通过的一些决议,在本届大会上许多代表正在提出其本国政府的意见。

2. 过去一年,国际局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使人们可以预期,各大国对于现有的争端将达成一种协议,对于中国问题将找出一种公平的解决办法。

3. 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开始和缓一定有利于采取更灵活的立场,同时成为解决今天将联合国分成两个集团的冲突的一项重要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大会里二十五年来不停地致力于为和平和安全建立持久基础的会员国,如果不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找出一种公正的、清楚的和不偏不倚的解决办法,就一定不会离开大会会堂。当寻求和平对全人类是如此重要之际,这正是海地代表团所热烈期望的。

4. 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在一般性辩论中,海地外交部长雷蒙先生用以下的话说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在联合国的两个中国代表权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海地共和国政府虽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原则,但坚决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决议草案。

“的确,就联合国的普遍性来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敞开我们的大门是合宜的,但它得保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我们是根据这些原则在

此开大会的。”〔第一九五三次会议,第13和14段。〕

5. 这项发言是文件 A/L.633 和 Add.1 和 2 以及 A/L.632 和 Add.1 和 2 内所载决议草案的要旨;这两个草案的提案国数目分别为十九和二十二,其中都包括我国。这两件草案是在阿尔巴尼亚及其他国家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 的范畴内草拟的,它们一定会帮助我们就困难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现实的、正义的和公平的决定。

〔发言人宣读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1 和 2。〕

6. 我想对这项草案所作的评论将更明确地涉及上述冲突的具体方面并顾到此问题的客观因素,这样的解决办法可能会免于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7. 由于本组织面临与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核裁军及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所以目前比过去更急需找出一种解决办法,使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国家能接受联合国宪章并且在本组织派有代表:

8. 目前,由于大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以及它们对困扰世界的冲突明显地力图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联合国采取更符合其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的职责的立场是相宜的;联合国根据上述职责必须接纳任何有效控制其领土的政府,不论其历史形成及意识形态的归属如何。

9. 因此,海地共和国政府看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会有障碍。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核国家应该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使拥有五大强国的该机构能充分负起责任。这样只会加强世界的均衡。

10. 但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导致中华民国被逐出,那就不会加强这种均衡。同时,如果本届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迫使中华民国放弃从一九四五年本组织创建之时起它据有的席位,世界的均衡也不会得到加强。

11. 一个人凭借何种道德可以拒绝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的一千四百万人在这个各国集会中享有代表权?我们自称是属于全世界的;日后我们如何为一项为我们自己的道德和原则所非难的行动进行辩解?难道这里任何人愿意看到已经多事的东方产生新的内战温床吗?如果在具有和谐及友好的地区掀起冷战,我们怎么能向世界保证持久的和平?这个“普遍性”组织将无法解说一种违反宪章的态度。难道大会中任何人,任何小国的代表,不感到这种威胁的危险吗?

12. 如果许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未被通过,那正是因为大多数会员国了解,从道义上来说,该国的进入绝不导致另一会员国的被驱逐,特别是后者从未蛮横地违反过宪章。

13. 今天,局势已经改变。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相宜的,但其代价如果是逐出中华民国——其国土和人民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即在本组织有代表——却是不可思议的。它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批准了宪章。该国政府控制了广大领土,拥有大量人口。这个实际的状态已经存在二十五年多,使得大会过半数的会员国同它有着外交和贸易关系。

14. 我们是否需要坚持中华民国所代表的国际现实?该国对外贸易和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收入的数字,已为先前的发言人郑重指出,证明它不是个暂时性的实体。这些是统计数字,这些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据以存在的事实;如果目前的需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忠实的朋友主张该国必须在联合国有代表权,那么重要的是要考虑使中华民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那些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

15.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海地成为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1 和 2 的一个提案国,该草案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建议该国应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因为它应该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项草案也确认中华民国是本组织的现任会员国。

16. 因此,我们反对阿尔巴尼亚提出的决议草案,其极端和不妥协性是与大会的精神不相符的。海地共和国政府认为,任何决议草案不应有意地拒绝考虑实际情况,并认为,打算轻易地逐出一个国家,似

乎这个问题用简单多数就可以解决,那未免失之专断。

17.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的一个提案国,该草案规定:“大会中的任何提案,其结果将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者,为宪章第十八条所称的重要问题”。

18. 有几位代表已经在这个讲坛发了言。其中很多赞成海地参加提出的两项决议草案。他们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所有这些人虽然着重点不同,但具有相同的辩才而且相信大会的明智,都提到了法律、正义和道德。如果不是因为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对于过去十年一直困扰着世界良心的这个最复杂和困难问题所持的立场的话,他们精彩的发言本来使我没有必要再就这个中国问题发表意见。

19. 兄弟的利比里亚共和国代表昨天在向大会〔第一九七〇次会议〕所作明白、动人的发言中向小国的民族和国际良心发出呼吁,这些国家为了同大国保持某种政治友好或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打算支持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将本组织创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驱逐出去。

20. 利比里亚代表团团长的雄辩的词令使我想起海地共和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上说的有先见的话。它是在埃塞俄比亚受到莫索里尼法西斯匪徒侵略的时候说的。那次野蛮的行为、预谋的举动被提到国际联盟。在对法西斯帝国主义采取有力措施正有若干迟疑之际,海地代表走上讲坛说了下面的话:“诸位先生,祈祷上帝让你们明天不会成为另一强国手下的埃塞俄比亚吧!”。不幸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国的代表,没有人倾听他微弱的声音。诸位都知道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21. 罗慕洛先生(菲律宾):在未来几天,可能在下星期头几天,我们为这个世界组织的前途和有效地实现其主要目的,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将作出一项具有最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我们已经明白表示,菲律宾政府目前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联合国事务对于保障世界和平及人类福利,将从根本上作出贡献。拥有好几亿人民的政府充分参与并在各国的国际协调上发挥其作用之后,在裁军、经济及社会发展和

解决争端等方面通过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开始一些新的、建设性的方案和行动便大有可能了。

22. 我们在几次为了工作举行的讨论会上真的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除非和直到这个重大问题获得解决而且在我们向商定的会员的普遍性目标迈出新的重要的一步。我们必须如实地对待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公平地、坦诚地彼此相处。

23. 我在较早时候〔第一九五九次会议〕就注意到，目前亚洲有一种明显的趋势，要避免分成两个阵营及其对峙和冲突的危险后果，而趋向于多元化——或者说利益及重点方面的多样性。我们深信，整个亚洲，其实是全世界都会从这种受欢迎的趋势中得到益处。

24. 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一项严重的问题。我们过去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前进一步但同时后退一步会有任何优点。当然我们认识到，甚至相当同情地了解造成这种局势的情况。但过去已成历史。让已逝的过去埋葬其陈迹罢。不要让同样不适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扼杀了人们对符合今天我们世界现实的态度和关系方面出现新开端的希望。只有我们接近现实并根据实际存在的事采取行动，而且避免根据抽象概念制订理论和教条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错误并使国际事务的进程符合真实情况。

25. 因此，我们必须自问什么是实际存在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存在的。实际存在着两个政府，它们都有效地控制着各自统治的领土。实际存在着两个政府、两种经济和两种社会制度，各以自己的方式前进，各自使其人民更近于实现其福利和免于匮乏的概念。这两个现存国家的人民为改善其境况所作的空前努力不仅对亚洲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一种鼓舞。根据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我们毫无选择只能作这样的结论：我们正在讨论两个国家的权利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

26. 一方面，中华民国很多年来毫无疑问是联合国一个忠实可靠的会员国。它在协助其他国家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中华民国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若干发展中国家有了经济合作方案。谁能怀疑这件事？这里有多少国

家能在这项工作上比得上它？一个如此行事的国家竟然丧失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菲律宾同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一向有着密切联系和广泛的经济关系，我们强烈地反对旨在将一个曾经如此令人信服地证明其价值及资格的现任会员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策略。

27.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代表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政府——不能参加联合国这种不正常现象必须尽快结束。

28. 让我们的行动符合这两种不可争辩的现实吧。

29. 当我们面对着两个政府和两个社会——它们在过去将近二十五年有着独立的显然不同的历史——这件明显的事实时，坚持说“只有一个国家”存在，这是不实际的。窃据席位的问题已是过时的、不相干的。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也是不相干的、过时的。历史有其自己的进程。不论一个集团或另一个集团的代表权或愿望是什么，这个问题都不再发生。这并不是要说明偏爱或倾向，或甚至对于过去可能作或不可能作的事，有一厢情愿的想法。唯一相干的是我们所面临的事。如果我们要实现亚洲和全世界面前的新希望，我们对目前的情况便一定要完全公平、敏感和有所反应。我们支持的各项决议必须顾到这些因素。我们不能借着主持正义之名而参加新的不义行动；我们深信：人类的才智不会缺乏到不能找出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当然，我们致力于使所有人都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获得充分的自决；可是，我们认为这个目的在很多地区还远没有实现。我们同样深信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以后，这些理想将成为更易达成的事。

30. 论战、指责和令人想起冷战的词令——所有这一切在就所谓中国问题达成决定时都是不适合的；这个决定必须尽可能是宽大和调和的。我们不相信，这项讨论中有关的任何一方要用任何种类的最后通牒来对付这一世界组织。这里不是最后通牒、威胁或企图进行恫吓的地方。只有一件事可以作，那就是：谋求实现宪章的目标、实现普遍的会员资格和代表“我联合国人民”的一切国家都参加进来，不论这些国家在解决其自己问题时有怎样的歧异。

31. 联合国的工作是调停,不是责难。谁应该改正过去所有的错误?谁?为了清算,难道我们必须使死者复活并从墓中掘出过去的武士、酋长、牧师和国王?不,绝不能这样作!这不是我们在联合国的任务。我们不认为,阿尔巴尼亚及其他若干代表团所提决议草案(A/L.630和Add.1和2)符合调停的任务或者符合普遍性的原则。很清楚这项议案同目前的要求是不一致的。目前需要一种新的办法。将代表一千四百万人民的政府忽然逐出联合国的论坛不可能得到各会员国的宽恕而不惹起严重的后果。这样一个行动除了对联合国本身的深远影响以外,对于远东地区出现的充满希望但很微妙的缓和也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危险的后果。

32. 显然属于宪章第十八条范围的将中华民国驱逐的提案,对于联合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和严重后果。尽人皆知,中华民国作为一个会员国一贯忠实地尽了它的财政义务。我相信,这里大约只有六个国家对联合国缴纳的会费超过中华民国。这件事对于本组织无比重要,因为正如尊敬的秘书长指出的,它正濒临无支付能力的边缘。

33. 由于无礼地驱逐一个会员国——再强调也不为过的是该国一贯认真地履行其宪章义务——所造成的对联合国信心的大量丧失将是更严重的事。我们听到了有人表示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几亿人民。但是,我们似乎忽视一事实:中华民国被五十九个其他国家所承认,其中五十六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这些国家合起来也代表着几亿人民,驱逐中华民国这事可能会削弱或丧失他们对宪章的服从和对联合国的支持。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一严重破坏对联合国信任的举动的含义,联合国不但是各国的组织而且是各国人民的结合体。

34. 我们也应该认真考虑拟议中的驱逐中华民国对各专门机构的组织和工作的影响,中华民国广泛地参加了各机构的有效执行工作。

35. 在这次辩论中,若干发言者将我们正在处理的这个议题说成“简单问题”。对若干人可能是如此。我本人却认为它是一个独特的问题。

36.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按照宪章第十八条,用

大会一项决定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乃是一项重要问题。

37. 大会于一九六一年通过决议〔第1668(XVI)号决议〕时曾经这样宣布过,即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任何提案都是重要问题。从那时直到去年,大会一贯以多数票重申了该项决议。这些年来表决的各决议草案事实上本来是会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而这正是目前载在文件A/L.630和Add.1和2中的阿尔巴尼亚决议草案的目的。

38. 那么,为什么现在对这个文件的处理不同于往年?事实上提案的主旨并无改变。为什么应该把这项决议草案说成只涉及需要简单多数决定的简单问题?今年,同样的问题正待大会决定,如果这项决定的重要的、深远的影响不变,忽然认为它不重要,那将是不合逻辑的。

39. 菲律宾代表团相信,用简单多数票通过的权宜办法剥夺一个政府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那是一种危险的主张。

40. 上述的考虑对于中华民国这个特殊案件尤其适宜,该国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并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毫无疑问,如果有任何案件值得本组织以全部的集体智慧及建设性能力加以考虑的话,那就是中华民国这一特殊案件。

41.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作为亲善使节正在访问或准备访问世界许多地方。我们很可能将看到缓和“十年”的开始。本着这种缓和的精神,我们必须处理我们面临的抉择和决议草案。威胁联合国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我们对于阿尔巴尼亚及其他国家的代表的发言带有威胁调子,不得不感到遗憾。我们在这里的行动并不按照旨在将我们驱入一个或另一个阵营的极端发言,因为这些发言是同我们所理解和支持的联合国的理想和功能相矛盾的。

42. 对峙的时代正在逝去,其所造成的作法和态度也应该一道逝去。我们在这个会堂热切地需要对原则作出说明和解释及提出新鲜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互相责备及企图恫吓。让我们以和解的精神来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设法扩展和实现普遍性原则,而不

是限制这个原则；对于合理的申诉应该以公平的态度来对待并为之伸冤。

43. 在一九四九年当我荣幸地为这座大楼，即联合国大会大厦行奠基礼时，我提醒听众，只有石头和钢铁是不能使联合国本部持久的。我在那次庄严的场合说，只有比钢还硬、比花岗石还持久的善意才是联合国真正的基石；我也说：如果我们不能使联合国常驻本部成为和平之家，我们就没有尽到对人类最大的责任。

44.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通过参加提出提案表示了对 A/L.632 和 Add.1 和 2、A/L.633 和 Add.1 和 2 两决议草案的全力支持。我们希望，它们也会得到这个庄严组织的支持。

关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处所发生的事件的发言

45. **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要作一次简短发言。在得到大会同意后，我现在请他发言。

4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带着深沉的愤慨和恼怒的心情来到大会的讲坛。我要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夜所遭受的空前的罪恶行为告诉大会。

47. 昨天，十月二十日，大约午后八时，人数不详的罪恶分子对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了一次恐怖主义的行动。他们向代表团大楼发射了子弹。从距离代表团大楼二百到三百米的亨特学院大楼的屋顶，有人用来福枪发射了四发子弹。所有子弹都射入十一楼内代表团一位参赞居住的公寓的一间房内。

48. 房内有四个儿童：三名学龄儿童，一名五岁儿童。他们没有受伤完全是侥幸。诸位可以设想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可怕。

49. 子弹将玻璃窗射穿了四个洞。其中一枚子弹射过打开的门进入厨房，射进冰箱的一侧；另一枚打碎了窗边的一面镜子并将冰箱的一侧打凹。另两枚穿过窗子，射进墙壁，留下明显的痕迹。

5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大使在探视代表团大楼并视察这次可耻罪行的现场时亲自看到了上述的情况。

51. 被召到代表团大楼的警察们仔细地调查了射击的现场和受到的损坏，他们知道是有人犯了这件罪行。他们将这次罪行的明显痕迹和结果照了相。代表团职员将在屋子地板上发现的三枚变形了的子弹交给警察。

52. 代表团获悉，在警察立刻搜查亨特学院屋顶时找到了一支装有光学瞄准器的步枪。枪附近，找到一具装乐器的盒子，警察认为罪犯用它装步枪通过学院大楼进入屋顶。同时在屋顶上找到四枚用过的弹壳。

53. 由于对代表团大楼的射击是来自亨特学院大楼的屋顶，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不能不提请大家注意一项明显的事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包括臭名昭著的保卫犹太人联盟经常使用亨特学院校址进行反苏集会。经常参加这些集会的有那位以反苏著名曾被美国法庭判为罪犯的拉比·卡哈尼，他自称是保卫犹太人联盟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领袖。

54. 代表团曾经屡次通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这个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对代表团和在纽约的苏联公民进行了罪恶的行动和敌意的攻击。

55. 代表团也曾提请注意，几个有地位的美国政客参加了亨特学院反苏的犹太复国主义集会，这无疑地鼓励了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从事这些敌意活动。

56. 于是，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的照会中告诉美国代表团：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贾维茨参议员、科克众议员和林赛市长参加了亨特学院和卡内基大厅的这类集会。”

在以反苏言论及呼吁和敌视苏联的口号为特征的这类集会之后，与会人员通常前往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设置警戒线和进行示威。警方在调查从亨特学院屋顶所犯的罪行时显然不该忽视这个事实。

57.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曾将此事提请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注意。我们不能不认为，向代表团大楼

的预谋射击是对处在美国的一个外国外交使团犯下的政治性的史无前例的罪行。

58. 人们很自然会自问,这事怎么可能发生? 答案很简单: 这事之所以可能, 只是因为美国当局长期以来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他敌对分子向苏联及其在美国的公民所进行的有系统的、非法的活动——敌意的、仇视的和最邪恶的诽谤活动——未能采取必要的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加以阻止。

59. 苏联代表团曾经不断地提请美国代表团注意这些敌意的、挑衅的行为, 并要求美国代表团敦促美国主管当局采取必要的步骤。

60. 这些敌对分子特别是上述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团体, 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成员利用当局的纵容, 有系统地、越来越多地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及苏联在美国的公民进行了敌意的、挑衅的行为。以在报刊、无线电和电视发动敌意的、挑衅的宣传作开始, 他们进而对代表团的苏联职员及纽约市的其他苏联机构的职员作了人身暴行的威胁, 在国际旅行社和百货公司大楼爆炸了炸弹, 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格伦海湾住宅的大门安放了一枚十公斤炸药的炸弹, 并且干了其他的敌对行为。从对苏联公民的人身暴行的威胁开始, 他们目前进行直接恐怖, 向代表团大楼射击, 显然企图对代表团职员进行恐怖行为。这件对苏联外交代表团所干的罪大恶极的敌对行为, 必须在一般的国际局势和最近若干国家对苏联及其公民所作的一连串敌视行为的范畴内加以观察。

61.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曾将这一切提请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注意, 并对这个罪恶行为提出强烈抗议。我们坚决要求, 必须采取紧急步骤找到这事的凶手, 严厉惩办, 并要求美国主管当局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苏联公民及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免受敌对分子的威胁及保证其安全。

62. 苏联参加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代表团让我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这次特别发言, 使一切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注意到影响美国最大城市之一纽约市内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反常环境。

63. 我们在东道国曾经遭遇罪恶分子类似的敌视行为的各代表团和各代表以及各常驻代表, 必须提

出最强硬的抗议, 并要求美国政府维持其国内治安和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各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其职员和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代表团免受这类敌视行为和罪恶分子所作的恐怖行动的伤害。

64. **主席:** 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65.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 如果除苏联代表外没有人发言, 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认为, 苏联是这类野蛮行动的唯一攻击目标。我发现我必需及时地说出我的一些经验以及我的同事们的经验, 他们不时地找我——只因为我比他们年长得多而且在联合国已经工作二十五年以上了——对我说, 他们在纽约市的生活越来越不容易度过。我就以书面发出的威胁或者象我们今天听到的诉诸行动的威胁所作的发言一点都不新鲜。我们不能在纽约市象这样继续下去, 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坦率的想法时我们不能不受到下述恐惧的困扰, 即我们可能受到这个或那个政治派系的打击。

66. 一九五〇年, 有人用盛满硝酸的蛋壳投向我的汽车。幸而, 只伤到司机的衣服。他的眼睛本来可能被弄瞎的。我当时提出抗议, 但是随即保持缄默, 因为历届的市长们告诉我们, 通过他们的密探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将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我们。

67. 我们想获得的不止是人身保护。大家应该注意到, 如果我们受到恫吓, 我们便不能自由表达意见。我们很多人都有家属。那些变得恐惧的人甚至在表达其本国政府意见时, 如果这些意见不利于这个不易统治的城市内某些政治派系的话, 会下意识地宁肯加以节制。

68. 为什么我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因为纽约市太没有秩序了。每年, 我都收到威胁我及本代表团成员的信件, 有时且包含对我们民族出身的诬蔑或侮辱。有人希望我们在这里保持缄默或者听信不能实现的诺言。我们不能再接受这种日益恶化的状况。

69. 问题的关键不在美国人民; 美国人民和纽约市的居民也受到这类行为的伤害。那么, 谁要负责任呢? 是政客吗? 市长要负责任。他戴着犹太小帽, 进犹太教堂——我认为他是基督徒, 难道他不是吗? 我

不知道他属于哪个宗派；他的行动活象一个犹太牧师，讨好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取得他们的选票。第一天他是共和党人，第二天他是民主党人，第三天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个拍马的家伙。

70. 让我来说明这事是很困难的。但是在这些行动中只有市长一个人吗？不！我们住在纽约市，它是纽约州最大的城市。豪富的洛克菲勒州长也戴犹太小帽，进犹太教堂。假设我是犹太人，我一定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伪君子。他们是在招惹麻烦。

71. 为什么我要骂人？因为他们曾经诬蔑我国人民。他们用各种坏名称来骂我们。我们是人，应该得到人的待遇。我记得，在一九六七年罗伯特·肯尼迪——愿上帝安息他的灵魂——和洛克菲勒州长说：“一件大事发生了；以色列已经战胜，正将文明和文化带给阿拉伯人。”

72.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成为一个多么不幸的日子！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竟然要把文化带给我们。这对我们是侮辱。我知道，就在昨天，保卫犹太人联盟向叙利亚代表团及其人员发出三次炸弹威胁。明天谁会受到威胁？后天又是谁？只要市长是名政客而且在拉选票，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在联合国是些什么人？我们应该象六十七街苏联代表一样被围困着。事实上我们是被围困着。

73. 我对美国人民，特别是对在美国代表团遇到的有教养的人士有着极大的同情。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是这个城市的过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让联合国设在纽约。如果我要历数过去二十五年所发生的故事，即使不加任何评论，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为什么在这些会堂外面示威游行支持台湾共和国同示威游行反对它的中国人没有象最近某些人刚刚对苏联代表团那样进行射击？中国人没有那样作，因为他们真是有文化的。中国人是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我们亚洲人不使用武力，我们被称为是落后的、发展中的；但是至少我们是开化的——我们不干那些事。

74. 暴发户、市长和其他人们由于他们所属国家的力量，他们自以为是，认为他们杀了人可以免罪——当然有人代他们干。他们是绅士，衣冠楚楚、留着短腮巴胡子、具有魅力、有领导才能，他们是政

治人物。但是由于不负责任，他们可以用代理人干下杀人勾当。

75. 我要提出一项口头决定——如果任何人反对可以到讲台上发言——我们请美国代表团团长布什先生告诉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通知纽约市长：该市迄今为止所采取保护各代表团的措施是不充分的，如果可能的话奉劝该市长：不要再同任何集团，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阿拉伯人、中国人、俄国人或叛乱分子，玩弄政治——不再玩弄政治，除非想让联合国停止活动。我们必须有言论自由的气氛，而不要无政府状态的泛滥。人们走在纽约街头、回到住所——不论在曼哈顿区或皇后区——都不应遭到干扰和抢劫。

76. 应该采取严厉措施。为纽约市立法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什么人？只不过是各国的人员罢了。布什先生的前任约斯特先生会见我们时，我曾经告诉他，既然我们阿拉伯人受到炸弹和炸弹威胁，（美国）就应该颁布严厉的法律给予犯者最重的惩罚，即使是绞刑或坐电椅或其他惩罚也不为过；这样一来，在我们将安全理事会和各政治委员会从纽约市分散出去以前，我们可以在安静的环境里工作而不会受到过激分子的侮辱和伤害。

77. 昨天苏联代表团发生的事明天可能发生在在座诸位任何人的身上。不论有多大的说服力，空言无益。由于同事们的信托，我们要求行动。无疑，华盛顿听到了我们正在说的话。华盛顿的领袖们将仍然袖手旁观呢，还是会就我们的事提出一种办法——我们当然不要卷入他们的内政——使该市长成为卓越的市长，而不再是低劣的政客？

78. **主席：**我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79.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让我这样说，美国代表团以极大的注意和可理解的关怀倾听了马立克大使很动人的发言和巴鲁迪大使的发言。我愿意读一下我方才在美国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上对新闻机构发表的下列声明：

“我严厉谴责过激分子这次懦怯的、敌意的行动，他们于星期三傍晚将四发子弹射进苏联代表团。

“这种残暴的、懦怯的和敌意的行为是我们社会少数狂热分子最坏的行为。”

“这件事不利于我们为谋求改善美苏两国关系正在作的一切事情”——让我补充一句：这事不利于我国与其他在这里派有代表的任何国家的关系。

该声明继续说：

“被子弹击中的房间里有四名幼小的儿童。他们任何人都可能被杀死。自然，他们都受到了惊吓。”

80. 我昨夜在事故的现场向苏联代表团表达了最深沉的歉意。今天我向马立克大使正式道了歉。现在我站在这里在各国代表面前向联合国大会重述我国此刻感到的情绪上的沉痛和最深刻的歉意。

81. 该声明继续说：

“我得到纽约警察局的保证，他们对这件事要给予最大的注意。”——我也得到联邦调查局充分合作的保证——

“我要向进行威胁的人、攻击和破坏法律的人以及躲藏在屋顶射击的人呼吁：你们是在破坏我们大家的国家，不论你们打算完成什么样的目的，用象这次射击事故一类的野蛮办法是一定行不通的。”

“纽约警察局正尽力保护苏联代表团免受敌意行动的伤害，但是一切人都同意，隐藏的懦怯者”——躲藏在某处屋顶上——“是难以防止的”——不论在纽约市或者在世界其他任何大城市。

“我们不是指责哪些个人、团体或团体的成员卷入这次罪行或应对这次罪行负责。我们只向人们的正义感和常识呼吁，那些干了这些事故和其他类似事故的人不要再作疯狂的事了。”

“我们不能再让步了。”

“因为涉及的利害关系太大了。”

82. 我愿意作一些补充说明，来答复我们今天在

这里听到的发言。今天上午，我接到纽约市长的电话，他说：他在本市和在华盛顿都曾向苏联代表们保证，他作为本市市长一定竭尽所能。

83. 我在巴鲁迪大使的发言中注意到，他很正确地说：我们不应该涉及内政。但是我认为，对任何有关市长（他是本市最高官员也是本国最高民选官员之一）不关心人命丧失的暗示，我不能置若罔闻。我不要从这个讲坛传出上述的那种印象。我必须驳斥下述的说法：本市市长或警察局长或其他任何官吏对于保护所有这里的代表及其代表团的成员并不热心。

84. 然而，我绝不要求宽恕这件我们极端重视和谴责的行为。

85. 在我们国家、我们社会和世界大部分地方，一个人除非证明有罪，他便是清白的。但是，为了避免对我们关于暴力的看法有何怀疑，让我说一遍：我们谴责暴力。

86. 为了直接答复马立克大使，我要说：在官方调查找出任何组织同这件令人遗憾的行为有关系之前，我们必须，我个人也将对谁是罪犯暂不作判定。但是我在此要说，当任何组织，即使它是马立克大使捉到的保卫犹太人联盟或本国内任何其他组织宣扬或纵容苏联代表团所遭受的暴力或者骚扰的恐吓，我们就要谴责这个组织，全心全意地谴责它，而且要对它进行充分的检举。

87. 让我补充说一句：谴责具有同样信仰的一切人、谴责一个其祖先有些在不久前曾被驱入毒气室的民族、谴责他们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简直是不公道的。在我国，我们对自由所付的一部分代价——我知道在座若干代表很难了解这一点——是给予言论自由，有时候是横蛮的言论自由。但是自由代价的任何部分不应该是恐怖，不应该是懦怯，不应该是骚扰，也不应该是威胁。

88. 所以，我代表我国政府不但向苏联表示歉意——从四个幼小儿童的美丽的母亲和十分关切的父亲开始，同时正如马立克大使说的，我一听到这件事就立刻前往苏联代表团，受到在场的最高级官员虽然相当勉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十分有礼貌的接待——而且也向巴鲁迪大使所说的受过干扰的其他人表示歉

意。我不要求诸位理解这种干扰——这种懦怯行为，如果诸位同意这个解释的话。但是我要求诸位理解，这件事震动着每个美国人的心灵，从美国政府最高层到中西部或远离联合国任何地方街头的最普通公民。

89. 这就是我国所感到的。我们确实要求自己有所反应。我们确实认识到，象这类事故是十分不易防止的。但是我要向在座的诸位保证，一定重新作出可能的最大努力；虽然这一开放社会具有若干人难以理解的局限性，可是我们将加倍努力使大会中各国代表没有任何人受到干扰，因为这是真正的美国而不是干扰、偏执和滥用职权的美国。

90.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于布什大使方才所作的发言表示真诚的和深切的感谢，他向我们保证：纽约市当局和美国当局正在采取和即将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使各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安全得到保障。我的确要告诉布什大使，我们对于他为此事所采取的私人 and 官方立场是多么感谢。

91. 可是，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我国代表团也曾遭到威胁、破坏和侵占，对此我不想一一列举，而只要说出昨天和十月十七日星期日所发生的事情，让布什大使有更多的事件可以调查，因为它们是值得调查的严重事件。

92. 首先要说的是，昨天午后一时至一时二十分间，我们接到六次以上的电话，威胁说我国代表团将发生炸弹爆炸。我立刻同美国代表团安全人员联系，他们即刻迫切地注意此事，派来一队警察调查这件事。此刻，这些警察仍然留在我国代表团，对此我也要表示感谢。

93. 再说，十月十七日星期日犹太教教士拉比·坦南鲍姆在 WINS 电台作了一次评论。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次评论的全文，它呼吁美国人为这一星期六和星期日聚集力量，以便在纽约市找出一些叙利亚人，攻击他们，作为对所谓叙利亚迫害犹太人的报复。电台的社论说，谁如果要这次评论的全文，他们都愿意寄给他；虽然从星期一到今天，我们曾经打电话并写信给那家电台，请他们把拉比·坦南鲍姆社论的全文

寄来，我们却一直未能收到。今天上午，我又同美国代表团的安全人员谈话，告诉他这种情况。我也告诉他我们昨天所接到的炸弹威胁——警察到我国代表团就是为这件事——可能就是那次煽动的、挑衅的评论的结果，在上个星期天 WINS 无线电台每隔一小时准时重复一次那篇评论。我还建议美国代表团的安全人员，他本人想办法取得那篇评论的全文。

94. 我们听到了布什大使说理精到、措词得当的发言，但是我认为，为了加强他调查这类事件的力量，我应该提起本星期发生的两次事故。布什大使在他的发言中说：“我们要对它进行充分的检举”。现在，每个人都听到那家电台的社论。这不是什么秘密的事；这不是电话上的炸弹威胁；由于这位犹太教教士在那个电台讲话时所提的某些主张，这是反对叙利亚人——在纽约的外国人——的一次煽动。

95. 由于我们本身未能取得那篇社论的全文，我谨要求人们能取得它；同时如果布什大使，以他的智慧，和他的法律顾问及律师们能够看出来那篇社论确实不符合我们所指的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我确信我们也许能盼到采取适当的行动。因为，布什大使说得好：这是我们对言论自由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我们了解这一点。

96.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永远生活在有人要使用武力的威胁下，那就象在我们头上用一根头发悬一把达摩克里斯的利剑一样令人惊恐；这只能妨碍我们在联合国正常进行工作。

97. **主席**：我现在请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的苏联代表发言。

9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仔细地听了美国代表布什大使的发言。

99. 我们注意到他的发言、他所表示的歉意以及他提供的关于他及美国当局采取措施的情况。为了他本人介入这件事，他昨天来我国代表团探视，他今天写信给代表团以及他刚才的发言，我们对他表示感谢。

100. 可是，必须澄清整个情况。他说他不谴责任何人——任何个人或团体。这意味着对罪恶的不抵抗，而不抵抗永远是助长罪恶的方法。还有，今天上

午我们代表团的电话响了。一个悦耳的、傲慢的和讥诮的声音说：“我们就是向你们代表团放枪的人。我们是保卫犹太人联盟。”然后，这个声音发出那个莫名其妙的、不正确的口号“永远不再”，这是那个法西斯联盟的众所周知的口号，我只能把那个在纽约内外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集团称为法西斯集团。那么，“永远不再”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代表在大会和在安全理事会不停地呼吁，提醒我们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杀戮了六百万犹太人。我们对一切国家的人民不论他们是谁和作什么的都奉行和平、友好和高度尊重的政策，我们曾经宣布：我们同那些哀悼这六百万人悲惨命运的人们一样感到悲伤。但是，我们提醒过以色列代表，为了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自由和独立，为了保卫世界免受法西斯党徒的危害，苏联人民在抗击法西斯主义和抗击纳粹灾祸中丧失了二千万生命。

101. 我们曾经告诉以色列代表，希特勒梦想成为世界的主人。假如他能够实现他的狂想，我们早就成了奴隶，而已经成为奴隶的人也不能翻身。那时候，全世界一千五百万犹太人，象希特勒德国的六百万犹太人一样都会被消灭。

102. 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国家里，以色列代表们及其宣传机构和人员正在对苏联进行有计划的诽谤活动并散布敌意和仇恨。正是他们捏造了苏联境内犹太人境况这一无中生有的问题。苏联国内犹太人的境况和其他任何民族完全一样。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一百多个民族的人民生活在我国，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他们得到同样的尊重；在我国历史上，我们是第一批人创建了真正的各民族的家庭。

103. 这一有关苏联国内犹太人境况的故事是以色列侵略者及其在全世界和美国的保护人所不得不捏造的，其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分散人们对于以色列领袖在中东对阿拉伯人民所犯侵略罪行和恶事的注意，为了分散人们对于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注意，苏联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努力同世界上一切人民保持和平及友谊。

104. 这个国家内和美国若干盟邦内有些人显然不喜欢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们并不感激苏联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欧洲的政治气候以及发展同欧洲内外许多国家的合作等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

105. 理由很明显，国际局势的缓和使军界工业界集团感到烦恼。在这方面，我不由地想起已故的温斯顿·邱吉尔——“冷战”最激烈年代西方世界的领袖——在一九五三年夏天我任驻联合王国大使时亲自对我说，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他最大的威胁就是苏联和美国关系的改善。他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富尔顿讲演以便破坏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因为我深恐该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可能会削弱联合王国的地位。”

106. 现在他的保守党继承者，现代世界最固执的保守分子，对我国进行了挑衅行为。接着，在其他西方国家发生挑衅攻击，最后在昨天发生对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罪行，对代表团的射击显然有进行恐怖行为的企图。对这事必须补充一件具体事实。就在前一天(星期二)，那个自称保卫犹太人联盟强盗集团的头目在纽约电视上讲话。正如美国报刊广为报道的，他刚从以色列回来。他可能在那里接受了如何行动的命令。在那次射击的前夕，即星期二，他在纽约电视讲话中威胁要杀死两名苏联外交人员。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

107. 然而，不但美国当局对于曾经该国法院判缴巨额罚款的这类罪犯没有采取防范行动和措施，而且他找到捐助人代他付罚款。这名罪犯自由地到处走动。不但如此，他还在电视上出现并且威胁要杀死两名苏联外交人员。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诸位代表，你们听过这样的事吗？在哪个其他国家，一个被法院判罪的犯人可以获得官冕堂皇地在广播上演说并威胁杀死两名外国外交人员？这难道不能证明谁犯了罪？

108. 布什大使，你说：“我们不谴责任何人，不论个人或团体”。我正向你提出具体的事实。难道这些事实还不够使美国司法机关找到犯人、将他们定罪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贵国政府曾经同联合国缔结协定。不幸，贵国立法机构一直未予批准。这事不能认为是正常的。根据这个协定，贵国及贵国政府有义务保证联合国工作的正常进行。你们有义务保证外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安全和正常环境。这是你们的责任和国际义务。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将感激不尽。

109. 我的尊敬的同事和朋友巴鲁迪大使和图迈

赫大使在这个讲坛上提出的更多的事实和表示的愤怒，向我们大家和大会全体会议证实：美国当局没有采取一切必需的、必不可少的和有效的措施来履行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协定所规定的义务。我们有权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及纽约市长等一切政府当局采取步骤，为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提供正常环境，为目前在纽约总数一百三十一个外国代表团工作的安全和正常环境提供保证。

110. 这些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坚持这些要求。

111. 还有，当对苏联最放肆的、敌意的诬蔑可以利用美国电视的正式频道时，任何人对此不能不表示愤怒，而这也正是曾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人所表示的。作为一个宗教派别的代表和“侍奉神的人”的拉比·卡哈尼应该是利他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应该为全人类的福利向上帝祈祷。这至少是我们无神论者对宗教信条和教义的理解。但是，他在作什么？他组织一帮人，攻击外国人，威胁要杀死两名苏联外交人员，放置炸弹和炸毁建筑物；然而在这里发言的美国代表却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谴责任何人，不论个人或任何团体。诸位知道，这是不折不扣的纵容，近于鼓励敌意分子的这类行为。

112. 此外，这位犹太教教士宣扬种族主义。我仔细听了他的一次电视发言。他的对手是一位同属犹太籍的著名教授，后者试图谴责那位法西斯——只能用这个字——犹太复国主义帮派的头目的过激主义。可是，卡哈尼将他击败，电台记者——请诸位注意我说的事——给予卡哈尼更多的发言机会，并打断那位教授对其看法的有力反驳。卡哈尼宣扬些什么？他说，他认为在美国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是，犹太籍的青年人同非犹太籍的青年人结婚。

113. 在第三委员会、在非殖民化委员会和在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我们都在讨论种族主义。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苏联宪法清楚地、坚定地禁止基于种族理由进行任何形式的无礼和歧视行为。种族歧视、种族主义和对其他民族和人民的情感的不尊重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是现在在电视上，这个帮派的领袖发表一通言论，对于犹太籍青年人同非犹太籍青年人结婚从而玷污了犹太血系的纯洁这件事表示愤怒。这是明目张胆

的法西斯主义，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因此最近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耶路撒冷问题时，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法西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都是种族主义的理论。法西斯主义宣扬雅利安族优秀论，说该族金发碧目，是上帝的选民。我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何显著的特征，但是他们也在宣扬“选民”论。我曾经在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代表说：“请你在联合国的讲坛上证明你们是选民而别人什么都不是。”^①我愿意听到他这样的发言，并且看看大会的反应，这是联合国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代表的和平集会。当然，他没有发言，我相信他永远不会提出那种毫无意义的、罪恶的种族主义论调。

114. 在美国国会，一位发言的人批评我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他说，马立克不了解“选民”这句话的意义，“选民”是种宗教观念，是个古老的理论，是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意识形态，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最接近上帝，上帝通过他们表达他的意志。但是，这是一种宗教种族主义。为什么犹太人更接近上帝？为什么同样是信徒的其他民族就远离上帝？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无法理解这个理论：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更接近上帝，而其他国家和民族却被抛在一边；这就是种族歧视。我们不认为上帝是种族主义者因而执行种族歧视政策。但是，根据美国众议院一位议员的说法，一个民族更接近上帝，而其他民族却离得远一些。即使我们无神论者也不能同意对宗教的这种提法。

115. 这些就是我在行使答辩权时要作的几点说明。我再提一下安全理事会那次激烈的，甚至可以说戏剧性的会议，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参加了那次会议，当时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进行的侵略行为，以色列在该区毁坏阿拉伯文化独特的历史纪念物并践踏阿拉伯人最优的传统和民族感情。我当时对以色列代表说：你和你的政府应该在你们国家的首都为苏联士兵整个纪念碑，他们牺牲生命使人类免于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奴役，解救了全世界的犹太人。而你却在诬蔑苏联。^②

^①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年，第一五八二次会议》，第272段。

^②同上，第274段。

116. 今天，我在我国代表团欢迎一群苏联科学家和著名人士，他们作为旅游者来看看美国。我们对美国人民一贯表示并继续表示最大的敬意。列宁教导我们这一点，我们遵守他的教导。他们来到这里是具有最大善意的。这群人包括著名的德拉贡斯基中将和著名的学者和律师齐弗斯，两人都是犹太人。但是，本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人在肯尼迪机场组织了暴徒行动、喊叫、吵闹和侮辱等可耻行为。这算什么？我可以向大会保证，在我们国家，我们从未用这种方式欢迎外国人。自古以来，具有善意的人们到我们那里，总是被当作来自远方的贵客加以接待。只有那些具有恶意的人到我国，才受到苛刻的待遇。正象远在希特勒以前一切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人一样，希特勒及其拥护者懂得了这一点。现在，我国科学家和著名人士带着对美国人民的最大善意来到这里，希望了解美国如此引为自豪的生活、文化和文明，却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暴徒这样的欢迎。诸位可以设想，今天在我国代表团，我的同胞们是以什么样的情绪和愤怒同我谈到这件事。

117. 这些都是事实；我相信大会和一切会员国有权坚决地要求美国当局、政府和国会结束这类暴行、挑衅、敌对行为、恐怖行动及任何方式的威胁，并要求为联合国及驻本组织各外国代表团得以正常致力于本组织的补圣目标而建立正常环境。我们大家正在共同一致地为此目标而努力，以便加强和平及国际安全、发展和加强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各民族间的合作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第一条戒律。宪章序言第一行说，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免后世再遭战祸”。苏联政府严格遵守这个政策，苏联代表团二十五年来参加大会及联合国所有其他机构的工作及代表团的活动充分证实这一点。

118.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19.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今天本来不想发言，但是最后一个发言人逼得我不得不说几句话。苏联代表要求我登上这座讲坛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以色列没有为红军树立纪念碑纪念他们在使欧洲及全世界免遭纳粹灾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的答复是，如果马立克大使肯花费象他花费在激动和放肆地攻击我的人民、国家和整个犹太宗教上同样多的时间来研

究事实，他就不会提出上述的要求，因为以色列为红军，抗击人类公敌的红军树立不止一个而是几个纪念碑；以苏联军队的名义造了林；在城镇和乡村建立博物馆来纪念苏联及其军队在全世界为争取自由及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120. 但是在苏联，有数百万我的同胞被纳粹屠杀。在一个叫巴比耶的地方有九万名犹太男、女和儿童被德国军队赶出基辅，并用机关枪屠杀然后埋在那里，却没有纪念碑纪念死难者。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种道德和正义被歪曲提出抗议。苏联最伟大诗人之一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曾挺身而出抗议这种对纪念纳粹所屠杀的男、女和儿童的轻视态度。

121. 犹太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追溯到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前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它先于将亚、非、拉许多新民族和新国家带入自由和独立的各民族解放运动，它远在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出现在世界地图之前就抗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后果——如果马立克大使胆敢走上讲坛将这个运动同法西斯主义相比拟，那么我对他的答复是：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缔结条约的是他和他的政府，而不是犹太人民，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

122. 我想我们中任何人都会同昨天发生这种针对外交使团的暴行划清界线。以色列政府过去有几次曾经这样作。同样，我们中任何人也不会利用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故，从这个讲坛攻击某个民族、某个宗教、某个文化的崇高价值。再者，我希望马立克大使能够花费同他用在今天所听到的一类发言上相同的时间来研究什么是犹太教、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民支持的是什么、以色列国真正为之奋斗的是什么。

123. 无法辩解的是，他为什么走到这里以类似最黑暗的沙皇时代反犹太词令来发言，如果他查看一下沙皇政府所捏造的“犹太长老议定书”，他将发现他在世界各国面前一再重复的正是沙皇安全机关为挑起反犹暴行、屠戮和杀害而制造的语句和想法。同样无法辩解的是将有关犹太民族的理论从犹太教中取出来，这个理论是说——根据我们的信仰和想法——犹太人挑选出来以证明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之间，善意、正义、非暴力及平等必然要占上风。这就是“选

民”的理论。我们中若干人根据几千年来受苦难和受歧视的经验要补充说，我们很显然也被选择来受苦，以便或许是要证明苦难有时可以被克服的——但是也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那些拥护我们宪章所尊崇的理想的人们有时确实为这些理想受苦受难。

124. 选择这样一个信仰将它践踏和蹂躏只不过是纯粹的、原始的反犹太主义，这令人想起以色列长老的立约，令人想起众所周知的斯大林主义的辞汇——我们原以为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25. 我之所以要求发言就是因为发生这样的抨击、有人采取这种办法来利用一次令人遗憾的暴行。我们拒绝这些抨击。对于这一利用，对于对宗教、信仰、文明、文化、民族运动这种无根据的抨击，尤其是当这种抨击是奉行一种违反我们的理想、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政策的一些国家政府代表所发出时，只能有一种反应——那就是：蔑视。

126. 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叙利亚代表呼吁我们大家要循规蹈矩。我们听到了他抗议某些行为。可是现在，谁能代叙利亚境内剩余的犹太人讲几句话？他们在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以前已经在那里，他们已经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其他地方生活了几千年，这些人今天被关在贫民窟里、失去了行动自由、得不到生活资料、领袖们被监禁、年轻人被拷打，其中想离开叙利亚寻求自由的人被逮捕、讯问和拷打。难道国际社会要接受这样一个政府的代表关于行为应该怎样和应该怎样的说教吗？

127. 当我们说起昨晚发生的这种令人遗憾的、不幸的行为时，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不但看到事情的结果而且要看到它的原因。苏联代表认为必须否认，他的国家有任何犹太人的问题。然而，从苏联偷运出来代表千千万万犹太人的成百上千的请愿书就是写给诸位，各国的代表的，我已将它们转交大会主席和秘书长，这些请愿书证明马立克大使所说的不是事实。苏联境内有三百五十万犹太人。他们希望活得象苏联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也要求生活、呼吸、教育其子女、以自己的语言出版报纸和书籍等简单的人权。如果不肯将这一切权利给他们，如果不肯将同占领苏联的德国军队合作或勾结的卡尔梅克人和其他人所享有的权

利给予无助的犹太少数民族，那么他们向诸位请求：至少帮助我们离开那里。帮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园、回到我们的人民中去，生活在我们犹太人中间，活得象犹太人，如果我们在苏联无权活得象犹太人的话。

128. 这里或那里终于有少数人获准离开苏联，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但是请看一下留在后面的人多么悲惨。就是昨天，有位年轻的妇女来拜访我，她几个月前来到以色列，她的丈夫留在苏联，她获准离开然而他没有获准。她在以色列为他生了个儿子。她所要求的不过是同她丈夫、同她的家属生活在一起这个简单的人权。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反犹太人、反以色列的狂热，因为我们，一个犹太国家的以色列的犹太人，关心我们兄弟的状况，关心他们权利被剥夺的状况。

129. 今天午前，我们得知苏联总理柯西金先生在加拿大宣布，想要离开苏联去和其家庭、和其同胞在一起的犹太人有自由这样作。苏联总理发现作这样的宣布是得当的。我认为苏联代表不应在大会上站起来谩骂我在苏联的同胞有活得象人、象犹太人的愿望，谩骂我们的关心以及我们关于他们应该获准这样作的愿望。这不但是我们的关心；这是一般开明的世界舆论的关心；这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产生的关心；这是大会可以而且应该有所表示的关心。这样，在正就一项全球性问题进行重要辩论之际，我们才不会浪费时间来听我们方才听到的这种发言。

130.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31.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如果我无意间主张坚守大会的程序，那却不是要对任何人进行诽谤。

132. **主席先生，**我尊重你的职权，但是我觉得不得不提醒你，不但要注意程序也要注意惯例。

133. 马立克大使今天上午就在美国的各会员国代表缺乏安全和保障提出了控诉。在他提到这件事以后，整个辩论——或者说马立克大使提出的程序问题——由于某些人士甚至被偷偷摸摸地布置在这里而被败坏成看犹太复国主义者表演。如果苏联代表以及包括叙利亚代表团在内的其他代表团所受的一切伤害不

是来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话，马立克大使本来不会提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我认为，马立克大使所提合理的程序问题已经败坏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犹太人民和犹太教的辩论。我对前一发言人所说的话将在适当时机行使答辩权，但是目前我不打算犯同样的错误，因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就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因此，我认为应该结束这个问题。美国通过它在这里的代表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便能够保证我们不再受到这种侮辱，甚至是对我们的生命的威胁。但是，如果我们重新辩论中东问题，主席先生，请登记我的名字，让我行使答辩权，到时候我将遵守规则，不会对本问题作无的放矢的发言。

134. 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些规则和惯例的话，本组织就将垮掉。它的力量越来越弱，而且它一贯被用来作宣传之用。它的情况已经恶化，我们经不起再让它恶化下去。如果马立克大使涉及一些细节的话，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毕竟是他的代表团的成员可能被杀害，而他说的情况正是一切麻烦的根源。

135. 当然，篡夺者以色列国的代表——我说“篡夺者”，而我将解释这一点——不在安理会而在这里发言，也是意气用事并使用了陈腔滥调；但是，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因为每次答辩都招来另一次答辩，那么我们将永远结束不了我们正在讨论的中国问题。

136. 因此，我不贪恋于反驳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只要求我的同事布什大使——他正在同他的另一同事耳语——调查一下这件事怎么会发生的。一位潜在的雄辩家就要到这个讲坛来了，这种情况去年也发生过而且有好几次。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内部都没有安全，那么我们怎么会有安全？先生，我讲完了我的话。你不必对程序问题提出程序问题，因为这将造成混乱。我让你发言。

137. **主席：**我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38.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的问题确实是程序问题。我国政府成为此时此地大部分谈话的主题。我的程序问题是，我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愿意答复这里提出的若干意见，并请主席对什么是程序问题作出说明。程序问题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是作一次演讲，因为我要代表美国政府进行答辩，但是我要依照联合国议事日程和次序来这样作。

139. **主席：**如果是程序问题，我让你发言；如果你要发言以行使答辩权，我将在中国问题辩论后让你发言。

140.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是进一步谈程序问题。

141. 我将遵守主席的规定，但是希望提出这样的要求，即进一步的程序问题在技术上必须是程序问题，同时应该请其他人同样遵守，正如我们在行使我们的答辩权时所作的。我的理解是，正如我们在这里所已经规定的，程序问题是指法律程序，对大会正在讨论的主题的任何实质性发言都应给予答辩权，代表们应该按照发言人名单上所列姓名次序被请发言。主席先生，正确的理解是不是这样？

142. **主席：**是的，这是正确的。

143. 古巴代表要求发言。不知道他是就程序问题发言，还是行使答辩权？

144.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只限于程序问题；我不再提今天上午讨论的题目。马立克大使准确地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们在所发生的暴行这件事上是支持苏联代表团的。

关于大会会堂内发生的事件的发言

145.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我国代表团愿意明确地向秘书处——通过主席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对于今天上午大会讨论期间会堂内发生的另一次事故，秘书处在适当时候能否对大会进行解释？正当我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讨论派驻联合国各代表团工作的环境及安全时，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显然无权这样作的人，进入大会会堂，这发生在进入我们认为有联合国警卫人员保护和防守的大楼之后。他登上讲坛，站在麦克风前面，竟然没有一个人，不论是官员或当局，阻止他。

146. 去年发生过类似事故，当时我国代表团要求秘书处加以解释〔第一九二四次会议，第6段〕。当时大会主席汉布罗先生表示，秘书处应该提出解释〔同上，第21段〕。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获得任何解释。对于一个没有合法证件或获得充分核

准的人如何能够不但进入联合国大楼和通过大会会堂的门而且进入外交官席位、登上讲坛、站在麦克风前面、甚至象去年一样向大会讲话，秘书处对于这一切仍然没有给我们满意的解释。

147. 因为现在刚是十月——秘书处仍然有时间就上述问题给我们一个答复——在这一时刻，我国代表团正式声明，秘书处有责任向本组织所有会员国解释，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那个人怎么会、为什么和用什么办法来到这个讲坛？那个人是谁？总而言之，我们要求知道围绕着这一事故的详情，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本组织工作的规则和方式。为了使在未获得答复以前——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本届大会将不休会，现在我就趁早公开提出这个问题。

148. **主席：**我请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发言。

149. **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正在调查这个问题。那位代表说得很对，这是两年来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有趣的是，正在讨论是否涉及程序或答辩权的问题时，这位先生却打算就中国问题发言。

150. **主席：**我请保加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51.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一个不是任何国家的代表竟来到这个讲坛发言，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起先，我以为秘书处指使一个人站在讲坛上阻止我们的朋友巴鲁迪大使发言，因为秘书处认为不应该允许后者发言。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立刻要求发言。可是，现在有人调查了这件事，证明有人来到讲坛未经许可也不代表任何政府就要发言，那么我必须说，我对于秘书处用一个敷衍塞责的答复想开脱它自己这种做法甚感震惊。

152.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答复。这不是一项答复，因为联合国明天可能被不负责任的人侵入，人们可能包围这座大楼使我们无法工作。总部的秘书处怎么能够一直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为什么我们找不出准许这位先生进来而应对这事负责的那个人？并且这位先生打算代表谁讲话？

153. 这里曾经发生过其他事件，这就是为什么

我必须坚持要秘书处找出谁该负责，谁使这个人能够来到这个讲坛。

154. 我不希望延长这次辩论来向苏联代表团表示我的同情。但是我确信应该采取措施，使一切代表团不论是谁在联合国大厦以外和以内——这个大会会堂或所有其他委员会会议室内——都能享有必要的安全。绝对不许不负责任的个人扰乱我们会议的秩序。如果允许他们这样作，我们如何能工作？我们如何能履行我们的职责并通过负责的决定？

155. 因此，我愿意看到这个应该对不速之客闯入大会会堂一事负责的人，不管他是谁，受到联合国的谴责并采取措施惩罚他。

156. **主席：**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57.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完全赞成方才发言的两位代表：保加利亚的塔拉巴诺夫先生和古巴的阿拉尔孔先生。

158. 我坐在这里能很清楚地看到了发生的每件事。副秘书长已经承认，这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他作了简短的、官方的和例行的说明：正在调查这件事，在适当时机将提出答复。对这件事应该立刻调查，应该立刻提出答复。因为我们的安全正处在危险之中。

159. 闯进这里的那个人不属于联合国任何代表团。我在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成员中亲眼看到他，这些成员正被指为骚扰联合国的罪犯。他们攻击我们的代表团、我们的家属，在街上攻击我们的人员，但是还不满足，现在竟然跑到这个讲坛进行干预并发出威胁。

160. 此外，我正式要求，对于经常在代表休息室闲荡的、代表象特科阿那样的罪恶分子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跟在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屁股后转的那些我不屑于说出他们名字的其他人，应该进行调查并不许其进入代表休息室以及在联合国的代表们和大使们中间走来走去。

161. 这不仅是美国代表团的问题；这也是联合国本身的安全问题。我坚持，在获得有关这里发生的暴行的答复以前，我们不应该离开这里。

162. **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 (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当然, 对今天上午发生的事秘书处比各代表团更加感到震惊。此时此刻我能够提出的唯一答复——因为我一直未能离开这个会堂——就是: 正在调查这件事, 我们会尽快提出报告。此刻我能向大会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 我从那个人手中夺过来的纸头是涉及到中国, 而且只涉及到中国。上面说, 他欢迎中国到我们这里来。这是我目前能够告诉大会的唯一一件事。

163. **阿拉尔孔先生** (古巴): 我无意同秘书处辩论, 但是由于去年我感到有责任提出一项类似的要求, 我现在愿意将获得其他两个代表团支持的要求载入记录, 那就是当秘书处有了完全的解释时应向大会提出。我们没有要求副秘书长朗读那个人被阻止宣读的那张纸头。对于我们大家有充分权利提出的一项严肃问题, 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却一而再地告诉我们: 那位

先生要就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发言。我要就中国问题发言, 而且我的名字也列在发言者的名单上。多年来, 我们一贯为中国在本组织的权利辩护, 我们将继续这样作, 我们也有权这样作。闯到讲坛的那个人却根本无权就中国问题或任何其他题目发言。

164. 我要求副秘书长不必告诉我们这位先生要说什么, 而是告诉我们他为了要发言是如何能够到这座讲坛来的; 同时我要重复我的要求: 他应该向大会公开解释。秘书处必须向我们作解释。它别无选择, 只能履行它对会员国的职责, 给予我们解释, 而不仅是向我们宣读那个无聊的汉子今天上午企图向大会作的所谓发言。

165. **主席**: 在今天下午辩论结尾的时候, 我将请曾经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五位代表发言。

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散会。

第一九七三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下午三时 纽约

主席: 亚当·马利克先生 (印度尼西亚)

主席致词

1. **主席**: 我对今天上午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非常遗憾。我了解秘书处将在本日之内提出一份详尽的报告。

2. 如同我在前一次会议里所说的, 我将首先请辩论名单上有名字的人就议程项目 93 发言, 然后请愿意行使答辩权的人发言。

议程项目 93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续)

3. **伊宾吉拉先生** (乌干达): 主席, 请允许我顺

便说明我们大家对于在上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件深表震惊; 我是说苏联马立克先生就他的代表团受到攻击向我们所提供的情报。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并没有携带武器或警察部队来保护我们; 我们到这里来是作为和平的使者, 是谋求较美好的世界的人, 而这却不是追求和平的代表们和代表团在东道城纽约所应受到的待遇。但我个人接受美国代表所提出的显然具有诚意和关切的保证〔第一九七二次会议〕, 虽然据说已射出的火箭无法收回; 我们希望, 将来不再发生用恐吓、强迫或用不正当手段来影响我们之间的任何人的类似事件, 不管在这个庄严组织之内我们的意见多么分歧。

4. 现在我接下去谈大会正在审议的问题。

5. 联合国的主要宗旨, 如同宪章序言所述, 是“欲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和“创造适当环境, 俾克维持正义, 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 久而弗懈”。这是我们全体矢志努力的目标。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参加本组织成为其一员,